

医学古文字考二则※

● 李今庸*

关键词 痙病 万董不杀 古文字考证

1 “痙病”考

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解字》及《释名》等书皆未见“痙”字，“痙”字则首见于张揖著作之《广雅》。《广雅·释诂》卷三下说：“痙，恶也”，是“痙”字“从疒”而“训恶”，是乃“恶病”无疑矣。在中医药学古代文献里，余见到所谓“恶病”者凡有四焉，其一，《急就篇》卷四说：“痙疔疥痙癡聋盲。”王应麟补注“痙，疾疫，民皆病曰痙”。段玉裁注《说文·疒部》“痙”下说：“古多借厉为痙”，《公羊传》作“痙”，何注云：“痙者，民疾疫也。”其二，《广韵·去声·三十三线》：“痙，恶病也，连彦切。”“痙”与“注”同。《急就篇》卷四说：“寒气泄注腹胀”，颜师古注：“注者，注易之病，一人死，一人复得，气相灌注也”，《辞源·疒部》说：“痙，病名，指慢性的传染病。”其三，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：“脉风成为痙”，王冰注：“《经·风

论》曰：‘风寒客于脉而不去，名曰痙风’。又曰：‘痙者，有荣气热附，其气不清，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，皮肤疡溃’如此则痙也。夫如是者，皆脉风成结变而为也。”《古代名候疏义·十三经病疏》引《公羊病疏》说：“《昭公二十年》‘……恶疾也’，解诂云：‘恶疾，谓痙、聋、盲、痙、秃、跛、伛、不逮人伦之属’。”这里除“痙(痙)”为恶病外，徐如痙、聋、盲等痙疾，何休亦掺入恶病中。其四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五上第三说：“夫痙，小儿之恶病也。”三卷中第四说：“夫风眩之病，起于心气不定，胸上蓄实，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：痰热相感而动风，风心相乱则闷瞢，故谓之风眩，大人曰痙，小儿则为痙，其实是一。”

《广雅》书中初见之“痙”字，既然是“从疒”，“至声”，而“训恶”，其为“恶病”，可知，今特寻其与上述四类恶病之连用，就可发现其为何种疾病。然遍查中医古代

文献，发现“痙”、“痙”两字很是相乱，而“痙”并非“恶疾”，不得与“恶疾”相混也。其为“恶疾”之“痙”(痙)、“痙”、“痙”(痙)等病又无文字与“痙”相连，与“痙”相连之“恶病”唯“痙”字耳。《针灸甲乙经》卷四第一下说：“心脉满大，痙痙筋挛，肝脉小急，痙痙筋挛。”《神农本草经》卷一说：“发鬓味苦温。主治五癰关格不通，利小便水道，疗小儿痙，大人痙，仍自还神化。”“独活，味苦，平。主痙痙。”“石胆，味酸寒。主诸痙痙。”“麝香，味辛温。主辟毒，痙痙。”“鸡子，除痙痙。”“石蜜，味甘平，主治心腹邪气，诸惊痙痙。”“六畜毛蹄甲，味咸平，惊痙，痙痙。”综上所述，是“痙”之为“恶疾”，乃“痙痙”也。

本文开头就提到过“痙”字首见于张揖《广雅·释诂》卷三下。张揖字雅壤，魏太和中博士(公元227~232)，张揖之前无“痙”字，是故《素问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等汉代及其以前著作不得有“痙”字也。凡其有“痙”字出现者，皆为“痙”字与“痙”字形近而被误改也。如《素问·气厥论》说：“肺移热于肾，传为柔痙。”王冰注：“柔谓筋柔而无力，痙谓骨痙而不

※基金项目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(国家中管局人教教育2011年度)

*作者简介 李今庸，男，当代著名中医学家，国医大师，资深教授。国家首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，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、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委员。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。本刊学术顾问。

•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(430061)

随,气骨皆热,髓不内充,故骨痠强而不举,筋柔缓而无力也。”王注似乎正是以痠病强急为释,此文改痠为痠则在王冰之后矣。再如《素问·厥论篇》说:“手阳明少阳厥逆,发喉痹、咽肿、痠、治主病者。”新校正云:“按《全元起本》,‘痠’作‘痠’。”此改痠为痠在王冰之前。然尚有痠字未改者,《全元起本》在也。又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说:“赫曦之纪,是谓蕃茂……其病痠”,痠或者亦是痠字被误改。

《伤寒论·辨痠湿喝脉证》:“伤寒所致,太阳痠湿喝三种,宜应别论,以为与伤寒相似,故此见之。”成无己注:“痠,当作痠,传写之误也。痠者,恶也,非强也。《内经》曰:‘肺移热于肾,传为柔痠。’柔为筋柔而无力,痠为骨痠而不随。痠者,强也,《千金》以强直为痠。经曰:颈项强急,口噤,背反张者,痠。即是观之,痠为痠字明矣。”成无己此注所指“痠”为“痠”之误,实概诸今本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二书。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季,不得见到“痠”字也。

他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说:“大荒之中,有山名曰去痠。南极果,北不成,去痠果。”毕沅注:“音如‘风痠’之‘痠’,未详”。考《山海经》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,更不得有“痠”字出现,惟不知其“痠”字为何字而误改耳。

2 万莖不杀

《吕氏春秋选注·别类》说:“夫草有莘有莖,独食之则杀人,合而食之则益寿。万莖不杀”。

按 此论“单方”发展到“复方”的客观规律。王范之注:③莘——中医药用细莘称辛(见《集韵》)。细莘,一名少辛,或称小辛。《山海经·中山经》:“浮戏之山,

东有蛇谷,上多少辛。”郭璞注:“少辛,细辛也”。《神农本草》说:“细辛味辛温,一名小辛,生华阴”。医家认为,其“味厚性烈,不可过用”。此或指药用细辛,然不可定。莖(lei 垒)——《说文》:“莖,草也,从草,聿声”。《诗》曰:“莫莫葛莖,一曰柎鬯也”,段玉裁注:“陆玕云:‘莖,一名巨荒,似燕萁,亦延蔓生,叶如艾,白色,其子赤,可食,酢而不美’。幽州谓之椎莖。《开宝本草》及《图经》,皆谓即千岁莖也”。莖似葛,所以古书葛莖并称。本文谓之“独食则杀人”,则不详。④和而食之则益寿——高诱注:“合药而服,愈人病,故曰‘益人寿’也。按文义,当言莘莖二草合食则益寿。高注似言二草合服为药用,愈人病,非言二草合它药而服。⑤万莖不杀——谭戒甫先生说:“按《说文》:万,虫也。《埤雅》:蜂,一名万。盖万即蚤之本字,《左传》僖二十二年‘蜂蚤有毒’是也。《淮南·说林》篇:‘蝮蛇螫人,傅以和莖则愈’,高注:‘和莖,毒药’。盖莖制虫蛇之毒,故不杀人也。谭说是。按,‘莖是草乌头,毒药,能毒杀人。’

这里谭先生引《埤雅》“蜂,一名万”,接着即说“盖万即蚤之本字”。是谭先生认为蚤就是蜂了,不妥。《春秋·左僖二十二年传》所谓“蜂蚤有毒”,是说蜂、蚤二者皆有毒,其毒皆在尾上,故并称,不是说蜂就是蚤,蚤也即是蜂,二者混淆不分。蚤,既是万之本字,则“万,虫也”非虫的泛指,而为“蚤”之专指了。如此,蜂不得一名“万”。查遍诸书,未见“蜂”字有“一名万”者,惟《埤雅》未见其书,我不敢期必也。

至于此文“万莖不杀”一句,万,是一种毒虫。《说文·虫部》

说:“万,虫也,从虫,象形”,段玉裁注:“谓虫名也”。《广韵·去声·二十五愿》说:“万,《字林》:‘万,虫名也’。”《玉篇·虫部》说:“万,亡愿切,十千也,又虫名。”《类篇·虫部》说:“万,无败切,虫也。”《集韵·去声·二十五愿》说:“万,无败切,《说文》:‘虫也’。”前文“万”是“蚤”之本字,而《说文·虫部》说:“蚤,毒虫也,象形。蚤或从虫”。《玉篇·虫部》说:“蚤,丑介切,螫虫,或作蚤”,《玉篇·虫部》说:“蚤,丑介切,毒虫也,或做蚤”。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二·卷下之下》说:“蚤,一名杜伯……幽州谓之蠹”。今蠹已通称矣。万训虫,为蚤之本字,乃毒虫,以尾螫,今通称蠹,螫人则毒入体内剧痛难耐,甚者制死,而莖为草药,有大毒。《国语·晋语二》说:“寘莖于肉”,韦昭注:“莖,乌头也”。《吕氏春秋·孟夏纪·尊师》说:“是救病而饮之以莖也”,高诱注:“救,治也。莖,毒药也,能毒杀人,何治之有?”《尔雅·释草》说:“茈,莖草”,郭璞注:“即乌头也,江东呼为莖,音靳”,王念孙疏证:“此有二说,郭云‘即乌头也’,江东呼莖,盖据时验而言,但检《本草》乌头不名茈……《晋语》云:‘置莖于肉’,贾逵注:‘莖,乌头也’,《淮南说林》篇云:‘蝮蛇螫人,傅以和莖则愈’,物固有重为害而反为利为反利者,是皆郭所本也。”《玉篇·艸部》说:“茈,居及切,茈,莖草,乌头也。”《吕氏春秋·似顺论·别类》说:“万莖不杀。”高诱注:“莖,乌头也,毒药能杀人,万莖则不能杀,未详。”是“莖”即乌头无疑。乌头有大毒,能制蚤螫之毒伤而免于人之病痛,故曰“万莖不杀”也。